

探討苦路善工

伍維烈

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堂區，每逢四旬期，大都會在每個星期五晚安排團體苦路善工供教友參加，而參加人數亦為數不少。亦有不少善信，喜歡在四旬期以外的日子，特別星期五，個人拜苦路。苦路善工這個極受歡迎的敬禮，其目的都是幫助信友，能夠在精神上作一次的朝聖，猶如拜訪基督受苦聖死的主要事蹟發生的地方。善工的實施，是由一個驛站，轉移到下一個驛站，而在每一站，會有一些祈禱及默想。通常在苦路一處轉移到下一處時，會頌唱痛苦聖母紀念日彌撒中的繼攄詠 *Stabat Mater* 的其中一段。如是者，參與苦路善工，就形同作了一個小型的朝聖之旅，到了耶路撒冷一些主要朝聖地點。

苦路善工的英文，可以是 *Way of the Cross* 【十字路途】、*Stations of the Cross* 【十架驛站】、或乾脆用拉丁文，*Via Crucis* 【十字路途】或 *Via Dolorosa* 【痛苦路途】。所以中文的苦路，來自後者。苦路善工倒是指利用一系列代表耶穌基督在聖周五的事蹟——特別是他步往哥耳哥達的路途——的圖像、浮雕或雕塑等，而作的教會敬禮。路途上分成一個一個的「驛站」，都是一個視覺的展示，可能是石頭、木材或金屬等的立體藝術、或是油畫、雕刻等的平面藝術。這些驛站，通常是安置在教堂內部牆上，均等距離，但亦有不少的苦路是戶外，特別是通往某聖堂或朝聖地等。十七世紀後，幾乎所有天主教聖堂皆設置苦路。本文旨在探討苦路善工的四方面：歷史由來、實施考慮、內容演變、靈修意義等。

歷史由來

苦路善工的精神，可以追溯於宗教的朝聖。朝聖本身是一項歷史悠久的教會傳統，不論是作補贖、或作為熱心敬禮，又不論是到耶路撒冷、或聖人們居住過的地方、或恭奉聖人聖蠲的聖堂。苦路善工可以說是一種迷你朝聖，或朝聖的替代。

根據考古，有跡象顯示在第二世紀已有基督徒在基督的墓穴那裡作朝拜。而在第四世紀，已有一位朝聖者 Aetheria 指出，在哥耳哥達山上，有三間聖堂，在某些日子，會有遊行由一個聖堂到另一個，伴隨著聖詠聖歌的吟唱，這可以說是苦路善工的雛型。

今天的苦路，在中古時期，隨著聖伯爾納德、聖方濟、聖文德的神修虔敬，得以發展。除了對苦難奧蹟的敬禮，中古時期對朝聖的著重，以及十字軍重新奪得聖墓，以及自 1233 年始，方濟會在聖地的臨在，都促使苦路善工的發展。

總括來說，在敬禮基督的苦難、回憶基督走過的路，今天的苦路善工可以說是由三種歐洲的敬禮融合而成：基督的七次跌倒；基督的哀傷旅途（就是由一個聖堂遊行至另一間，紀念基督的苦難）；以及基督的驛站（紀念基督在通往加爾瓦略山旅途中的停歇處：不論是被迫或太累、或與途人交往）。這些驛站，都有一條支柱或十字架作記號，或一些圖像顯示其內容。

其實，耶路撒冷痛苦路途【Via Dolorosa】，即是耶穌在聖周五背著十字架走過的路段，於遠古時代，已經有教友虔敬地把這條路明確地標記出來，亦成了自君士坦丁時代及之後熱心朝聖者的目的地。根據傳說，聖母瑪利亞在她蒙召升天前，都會每日拜訪基督受難的發生地，而聖熱羅尼莫提及由各地來聖地朝聖的信

徒，都會拜訪這一條路。四世紀的聖 Sylvia 在她的朝聖遊踪，紀錄了許多在聖地舉行的熱心敬禮，唯獨像似今天的敬禮，卻仍未出現：不過肯定存在的是拜訪聖地的熱心，而紀念方式仍有待演變。

雖說朝聖是個傳統，但巴勒斯坦在不同時期，都飽受戰亂，能動身朝聖者，為數不多。就算和平，基督宗教的教義從來不像伊斯蘭把朝聖看得那麼重要，故此從來能親自到訪聖地者都是少數，故把聖地在別處仿造成了一個折衷辦法。遠在五世紀，波羅那的聖斯德望隱修院就有一組連串起來的小聖堂，代表著耶路撒冷的主要朝聖地，所以人稱聖斯德望隱修院為「耶路撒冷」，這可以說是日後發展成為不同驛站的種籽。

類似今天的苦路善工，要在十五世紀才慢慢出現。根據一些十二、十三、十四世紀的資料顯示，到聖地的旅客都會跟隨一條 Via Sacra【聖路】，一條公認為朝聖者必須拜訪的旅途，不過仍舊很難從資料看出這條所謂的聖路就是今天的苦路。不得不提是於 1342 年，小兄弟會【方濟會】受委託管理聖地的朝聖地，而一些據點還會有大赦的頒賜。根據十八世紀方濟會的法學士，Lucius Ferraris 的研究，有七處地方有大赦：基督遇見母親、基督訓勉耶京婦女、耶穌遇見西滿、士兵拈鬮分衣、耶穌被釘、耶穌被審、葬於聖墓等。

於 1520 年，教宗良十世頒發一百天的大赦，給在比利時一間方濟會會院墓地，代表聖母七苦的七處雕刻驛站。根據十五世紀的英國朝聖者 William Wey 的記載，在聖路上有一些約定俗成的地方，為信眾在聖路上作有意義的暫停，他就是把這些地方稱之為驛站【stations】。他也記載了朝聖者們的習慣，就是按著耶穌通往受苦地方的路途而行走。不過，按記載那習慣是由加爾瓦

略山開始，逆著耶穌受苦的方向，最後去到比拉多府。十六世紀初，就改由比拉多府開始，順著受苦的事件次序，亦慢慢成爲一個完整的敬禮。

在十五、十六世紀，聖地的這些具特別紀念意義的地方，開始在歐洲得以仿造。道明會士真福亞華利【Alvarez】於西班牙 Cordova 會院興建了一系列的驛站，在裡面繪畫了受苦的主要事蹟。差不多在同一時期，佳蘭會的真福如多其亞【Eustochia】在意大利西西里 Messina 同樣在會院興建了一組的驛站。在這時期興建的驛站系列，包括在德國 Görlitz、紐倫堡、Bamberg、比利時魯汶、瑞士 Fribourg。值得一提的是在紐倫堡的系列，得稱爲「七次跌倒」，因爲在每一站都展示了基督跌倒或跪在地上。

有位米蘭的方濟會小兄弟真福 Bernardino Caimi，他曾於巴勒斯坦服務作監督，他回國後，便在近郊 Varallo 興建一個朝聖地，內有多個小聖堂模仿了巴勒斯坦的這些朝聖點，小聖堂內放了栩栩如生的聖像，來表達耶穌生平的故事片段，特別是苦路的若干處，好讓人們不用親身到聖地，卻能有到聖地拜苦路的效果，而這朝聖地則稱爲 Sacro Monte【聖山】。

有趣的是，有不少這樣的模仿聖地，不但複製在耶路撒冷苦路的地方，連站與站之間的距離，都是與實地的步數距離一樣，如此，誠心的善信，便可如同在聖地一樣，行走同樣長短的路途。Boffin 就是其中一位人士，他到聖地朝聖就是爲了搜集這方面的數據資料。不過，每一位人士所搜集的數據，都大有出入，以至各複製的聖地的大小都不一。

實施考慮

苦路第一處應該安置在教堂左邊或是右邊？看來較通常是在左邊，即讀經台的那一邊。聖赦院在 1937 年說沒有規定，只是說較為合適在祭台恭讀福音的那邊（即左邊），不過，在某些情況下，在右邊開始未嘗不可，特別是當圖像中的耶穌是面尚右，朝著右邊前行，那麼遊行時，便可順著耶穌的方向前行，而不是逆方向。

在一般聖堂內設置苦路，都是在十七世紀末才變得普遍，而這個普及大概是因為包含在內的大赦。原因是本來親自到耶路撒冷苦路朝聖可以得到大赦，而因為可以親往的人不多，故此，於 1686 年，教宗依諾森十一世，准許方濟會士在他們的聖堂內設置苦路驛站，故此，原本只可以在聖地得到的大赦，現在在各地的方濟會聖堂內均可透過舉行苦路善工，便可得到。原本只有方濟會士及方濟會相關人士才可得到大赦，教宗本篤十三世於 1726 年把這恩賜延伸到所有信友。教宗克滿十二世於 1731 年，更把這些大赦，給予所有聖堂的苦路，只要是方濟會士設立便可，同時把苦路的驛站，定為十四處。教宗本篤十四世勸勉所有司鐸都在教堂內設置苦路。

1773 年克滿十四世，把苦路的大赦，在一些條件下，給予苦像，讓不能到聖堂的善信，例如在牢者、病人、航海者等，都能得到大赦，只要手拿苦像，唸天主經及聖母經十四次，然後天主經、聖母經、聖三光榮經五次等。1857 年，英格蘭的主教們，得到准許，在沒有方濟會士時，可以自行設立有大赦的苦路，五年後，連這個條件也一併刪除，主教能在自己管轄範圍內，設置苦路。

二十世紀初，仍有一些有趣的規矩及做法，比如：

- 設置苦路需要主教准許，而由當地的方濟會士負責祝福等；
- 苦路每一處的圖像，都不是必須，因為大赦是給予苦路的各十字架，但這些十字架必須是木材做的；
- 苦路的每一處應有一個獨立的默想，而不是一次的普遍默想，或與驛站無關的默想；
- 經文沒有一定的；
- 若只有神職人員在驛站間移動，信眾則保持原位，大赦仍可得到；
- 苦路善工應無間斷一口氣做完，但在中途參與彌撒、或辦告解、或領聖體則不算中斷；
- 就算苦路是設在戶外，應儘可能在堂裡開始及結束善工。

內容的演變

在苦路的歷史演變中，內容的演變亦是引人入勝，何處是第一處？歷史上有四個不同選擇：耶穌告別母親、耶穌給門徒洗腳（建立聖體聖事）、橄欖山園祈禱中之苦痛、耶穌受審判。後者則直接與苦路有關，故後來獲訂定為第一處。

現時流行的苦路十四處，看來沒有特別理由，因為在歷史演變中，各有各的傳統，有的紀念的事蹟較多，有的較少。William Wey 在十五世紀中所記錄的，有十四處，但只有五處相符於今天的苦路，而只有一半與苦路事蹟相連。Boffin 到聖地時，兩位會士告訴他應有三十一處的苦路事蹟，而不同的朝聖手冊所提供的資料，亦各有不同：有的說苦路驛站共有十九處、有的說二十五、三十七，所以可見這些數目於十五世紀時仍未有統一。1584年出版的《耶穌時代的耶路撒冷》，由一位名叫 Adrichomius 的人士而寫，他列出有十二苦路處，與我們今天的十四處的首十二處

完全吻合。這本小冊子很受歡迎，獲翻譯為不同歐洲語言，可能就是在此時，教會當局就開始訂定有關的數目及內容。

在十六世紀荷蘭一帶，不少祈禱書，都為這些驛站提供經文，就是在這時期，今天所用的十四處開始出現。總括來說，雖然不能前往耶路撒冷，但能夠到魯汶、紐倫堡等這些模仿苦路的小聖堂系列的地方，總算是個替代。這些敬禮開始在歐洲定形，反而在耶路撒冷，在十六世紀末，沒有特定公開敬禮的方式。似乎在魯汶或紐倫堡，教友可以更熱心地作敬禮，舉行苦路善工，所以這個敬禮的沿革的根源是歐洲的敬禮推動者，而非耶路撒冷的朝聖者。

目前苦路所用的十四處，連同所按照的排列，在十七世紀初在西班牙已有紀載，特別在方濟會團體中。後來，這十四處傳到意大利，而在那裡，方濟會小弟兄聖良德 St Leonard of Port Maurice (卒於 1751) 大力宣揚這敬禮，他推廣以拜苦路來默想基督苦難，是多麼有神益。他設立了多過五百七十個苦路，其中一個是著名的在羅馬鬥獸場內，那是教宗本篤十四世，於 1750 年為紀念聖年而設置的。

如果比較一下今天苦路十四處與中古時代的苦路驛站，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有趣事實：現今的第二處耶穌背負十架及第十處耶穌被剝去衣服，是較少在中古時代的苦路中提及。反而較多出現是比拉多說「看，這個人」【Ecce Homo arch】的拱門。現存的耶穌跌倒三次，可能是來自耶穌七次的跌倒，正如紐倫堡苦路所示。到底耶穌跌倒多少次？聖經沒有詳說，但按一些解釋，那三次之外的四次，與耶穌遇見母親、西滿、韋羅尼加、耶京婦人等同時發生。一些中古的苦路，將遇見西滿及耶穌勸勉耶京婦人放在一起，雖然大多數都是把它們列為不同事件。至於韋羅尼加擦

面事件，在較早期的苦路中出現不多，如果出現，都是在到達加爾瓦略山前，而非有如現在是在苦路的中段。

可以比較一下，十八世紀法國 Vienne 教區的苦路十一處：山園之苦、被徒出賣、飽受鞭打、頭戴茨冠、被判死刑、遇見西滿、耶京婦人、親嚐苦膽、被釘架上、死在架上、卸下聖屍等。這裡只有五處是與現行的十四處相符，其他雖是耶穌受苦事件，但不是苦路事件。至於其他時期的苦路，包括耶穌被捕、伯多祿不認主、耶穌受鞭打、在大司祭府受誣告、在黑落德府受嘲弄等。

每年聖周五，教宗都會到羅馬鬥獸場舉行苦路善工。那裡有成千上萬來自各國的朝聖者。1991 年，舉行了一次「聖經苦路」，即是與傳統十四處不一樣的。意思是把沒有或少有聖經根據的事蹟刪掉，例如第三、七、九處的三次跌倒、第四處的與聖母相遇、第六處的聖婦抹面。取而代之是按聖經的紀載的事蹟：山園祈禱、比拉多的宣判、對右盜許諾樂園、交付聖母於門徒。這些苦難的事蹟，有其救恩史及神學意義，為任何人都有意義。如果比較以往演變中的苦路，這些聖經苦路的驛站，絕不是創新之舉，不過，有了聖言作基礎，則默想便更豐富了。

原來 1991 年的，不是個新嘗試，1975 年適逢聖年，聖年委員會出版的朝聖者手冊，附有一個聖經苦路。聖禮部於最近數年的不同場合，例如普世青年節，都批核了與傳統十四處不一樣的苦路。其實這些聖經苦路，目的不是為改變傳統苦路，而是強調了一些在傳統苦路中隱藏了的驛站。這些驛站，凸顯了苦難事蹟的悲劇元素，光暗、真假的鬥爭。正如路加福音西默盎所預言的「反對的記號」，把許多人的思念也顯露出來。也許這證明了基督苦路的豐富之處，是沒有版本可以完全表達。

查現在所謂的傳統十四處是由十七世紀的教宗克滿十二世所欽定，教宗本篤十四世於 1742 年核實。下列的圖表，把教廷聖禮部 1975 年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 1991 年分別編寫的苦路與傳統十四處不一樣的苦路作一比較。

	傳統 (17世紀後)	聖禮部 1975 頒布	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(1991)
第 1 處	耶穌受審	共進最後晚餐	耶穌山園祈禱
第 2 處	背負十架	耶穌山園祈禱	被出賣及被捕
第 3 處	首次跌倒	被公議會判罪	被公議會判罪
第 4 處	路遇母親	被比拉多定罪	被伯多祿否認
第 5 處	西滿協助	遭受士兵鞭打	受比拉多審問
第 6 處	婦女拭面	肩負沉重苦架	受侮辱戴刺冠
第 7 處	再次跌倒	路人西滿協助	肩負沉重苦架
第 8 處	婦女哀哭	耶京婦女哀哭	路人西滿協助
第 9 處	三度跌倒	被釘於十架上	耶京婦女哀哭
第 10 處	脫去衣服	許天國給右盜	被釘於十架上
第 11 處	釘於十架	留話母親門徒	許天國給右盜
第 12 處	死於架上	架上氣絕而死	留話母親門徒
第 13 處	屍身卸下	被葬於墳墓中	架上氣絕而死
第 14 處	葬於墓中	耶穌光榮復活	被葬於墳墓中

靈修意義

耶穌督促我們要背起十架來跟隨他，苦路善工是逐字理解這命令的一種表達。到底苦路是有多處和是那些內容，其實說到底只是同一的內容，即是天主無條件的愛情，儘管人報以一切的拒絕、暴力、殘害。從正義和平眼光來看，如果拜苦路默想的題材是社會題議，那麼不論與哪一版本的苦路掛鉤，都是在提醒我們及向世界確認：今天耶穌在最小的兄弟姊妹身上，仍是一步一步的繼續受苦、走向十架。

耶穌的苦路，是聖神引領的路途，從他傳教開始，由聖神帶引到曠野去，直到他往加爾瓦略山，都是各充滿了愛火，正如他說：「我來是為把火投在地上，我是多麼切望它已經燃燒起來！」（路 12:49）。他通往十架的路，是困難及痛苦的，但每一步都是為了對聖父的愛及對受造物的愛，耶穌的每一步都是更靠近救恩的計劃：普遍寬恕的時刻、刺開的心—恩寵之泉、無玷羔羊的祭獻、給予聖神。苦路的每一個事件，所遇到的人，不論是友是敵，都是再一次的教訓，崇高修和的機會。

教會作為基督的淨配，謹記基督在世上最後的言行，雖然是充滿愛情，但同時是痛苦的回憶，如何由橄欖山通往加爾瓦略山。教會知道苦路的每一件事蹟，都隱藏了恩寵的奧蹟，都是對世人的愛。教會除了有聖體聖事作為聖事的回憶，為紀念髑髏地的被撕裂的身體、被傾流的血，教會也用方法紀念基督受苦的地方，那些滴了他血汗的大街小巷的石頭。

舉行苦路善工，都是走耶穌十字架的路途，每次走這一條路，我們作為基督的信徒，宣認自己再一次背著十架跟隨耶穌：作為門徒猶如伯多祿，為自己的罪痛悔；猶如右盜以信德對受苦

的默西亞開放心靈；猶如聖母及愛徒，佇立在十架下，接受救恩的聖言、除免世罪的聖血、及賜予生命的聖神。

參考資料

1. Alston, G.C. (1912). Way of the Cross. In *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*. New York: Robert Appleton Company. Retrieved December 28, 2013 from New Advent: <http://www.newadvent.org/cathen/15569a.htm>.
2. Marini, Piero. The Way of the Cross. Retrieved December 28, 2013 from Vatican News Services: http://www.vatican.va/news_services/liturgy/documents/ns_lit_doc_via-crucis_en.html.
3. 胡健挺著。《我的天主·我的萬有：方濟會標誌與敬禮》。香港：香港方濟會，2004年。
4. 伍維烈著。〈不同版本的苦路禮儀〉於《新高中倫理與宗教課程支援教材·組織體驗學習活動系列(III)：苦路禮儀》。香港：教育局：<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curriculum-development/kla/pshe/references-and-resources/ethics-and-religious-studies/support-materials-experiential-learning-03-way-of-the-cross.html>